



比目魚 早禾

劇 著

合

幕
衍的伶

之

三
夏宋于

草木皆兵
三幕劇

作者 宋之的
于 夏 衍
伶

美國學出版社印行

版權所有 ★ 不准翻印

草木皆兵

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再版

定價：每本幣國 元

宋 之 的
作 者 夏 衍
于 伶

出 版 人 方 岩

出 版 者 美 學 出 版 社

重慶 九尺坎鐵板街第六號本社

上海 河南路一七六號戲學書局

本劇作者保留演出、改編、廣播、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、業餘、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。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，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重慶：美學出版社

昆明：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上海：南京路慈淑大樓六三零號路式導律師

時 地 人

現在

上海

宗伯皋

金寶鈴（其妻）

楊桂丹

錢英嬌（其妻）

薛素雲

江瀚川（鶴的琴師）

冲天炮（魔術師）

鄭玉馨

鄭錦濤（其弟）

橋本清三

犬養茂吉

阿珍

其他，憲兵，密探，保鏢等

第一幕 宗公館小客廳。

第二幕 同上

第三幕 薛素愛公寓一室。

第一幕

（開幕時，遠遠的猜拳行令之聲）

（娘饒阿珍正忙碌地工作着，沏茶，消烟灰碟子，過分謹慎，反而顯出張皇而不沉着，不斷的左盼右顧，好像是在觀察或者戒備些什麼。）

（無線電播送着上海流行歌曲。）

（主人宗伯昂及其妻金寶鈴陪了鄭玉聲鄭錦濤進來。）

（過分謙恭）請這邊坐，鄭小姐，小鄭先生沒吃好吧。

（落落大方，在素樸中顯出她的知性與身份，自然，那素樸是較之華賈支付了更大的代價的）那兒的話。

宗

玉

寶

（因為過分的精明尖刻，已經瘦得剩一付筋骨了，濃眉小眼，尖下巴，頭頂已禿了一圈）上海這地方，真是，沒有法子，光是說米吧，就有了錢沒處買，要不是橋本少佐幫忙，今天這一席酒就吃不到米飯，……

寶

（似乎是怨他丈夫似的）還說呀，一個上海市政府的委員，也弄不到米，這還成個世界！鄭小姐，伯皋這個人呀，就是太從事業上着想，家裏的事，什麼也不管，譬如買不到米，買不到油……

王

（笑着）是嗎？好在太太能幹……

寶

（得意）那兒那兒……

宗

（怕地再講出不必要的話來）寶鈴，去前面張羅張羅吧，幫你那位表嫂招呼一下，——在這兒跟鄭小姐講幾句話。

寶

（似願非願地）嗯。鄭小姐，隨便坐。（下）

（阿珍端了茶，似乎又在端詳玉馨的衣飾了）

宗

（狠狠地）站着幹什麼！賊眉賊眼的，去，把薛小姐的琴師叫進來。

珍

是江——

宗

拉胡琴的，管他叫什麼。

珍

是。（下）

錦

（興奮地）今晚上有素雲的清唱，

宗

（微哂）那是橋本先生的主意。

錦 噫唱什麼？我去問她。（生龍活虎地回進去，玉聲目送他進去。）

宗 （似乎是感歎）上海這地方，實在不成話，老朋友們羨慕我，說我這幾年交了運，可是，

鄭小姐，說笑話，這年頭兒在官場裏混，實在也不容易，官愈高，風險愈大，遍地都是暗殺黨，恐怖分子，咱們鼎鼎大名的李主席，李士羣先生可算得個大人物了吧，可是，冷不防的一包毒藥，還不是什麼都完了……

玉 （微笑不語）可不是。

宗 所以，所以，自從這事情之後，別說中國人，連（小眼睛往裏面一掃）那些友邦的大官大府，也弄得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……

玉 （有點感歎）咳，這局面不知要拖到什麼時候！

宗 所以啊，鄭小姐，我已經打定了主意，決定棄政從商，我把我那位表兄楊先生請到上海來，就是這個動機的具體化，方才席面上講起過的事情，一切還要鄭小姐鼎力幫忙。

玉 呵，可不敢。

宗 這一樁工程本來決不會招庸承辦，還不是橋本先生賣我的面子，這件事最有利的條件，就是人工方面，已經得到了日本軍部的同意，可以使用外國俘虜以及敵性僑民服役……

玉 外國俘虜？也可以……

宗

唔，在江灣集中營的五千，大場的三千，都可以調來服務。鄭小姐，關於資金方面，除出我的那份表兄可以担任五百萬至八百萬之外，還要請您特別幫忙！

玉

（大方地）宗先生的事，自然不好推辭，不過，還要請您讓我考慮一下，一則，最近也許要到北平去一趟，二則（微笑）說了不要見笑，這年頭兒，誰還不是一個空場面，空架子

宗

客氣，客氣……（話中帶刺）祇要您幫忙，這一點數目算得什麼，鄭小姐，把你的美金票拋出一點，怎麼樣——哈哈！

玉

（不動聲色）宗委員愛說笑話，東洋人查得那麼嚴，誰還敢冒這種風險……

（門輕開，阿珍進了江瀚川上）

珍

江二爺來了。

（江瀚川，一個在滾倒中還保留着上等人品格的琴師，四十五六，拖來就一屁股坐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，抱着那把胡琴，跟什麼人也不打招呼。）

宗

是這個人？

珍

嗯。（下）

玉

（望着他）這是——？江二爺？

宗 薛素雯的琴師……人家說他拉得不錯。

玉 （走近一步）這人，好怪。拉胡琴的？怎麼會……

宗 您一定會見過，在台上。聽說，鄭小姐也是素雯的一個忠實觀眾。

玉 噯。（端詳了一下）他為什麼不開口！

（但他們發覺了他的嘴一直沒有停）

宗 噯，他在講話……

玉 （仔細望了他一下之後，若有所感，情態驟然的顯得淒寂）他叫江——二爺……（走近他）

（二爺——

江 （無聲地口中喃喃有辭）

宗 是個瘋子，媽的，薛素雯會用上了這麼一個寶貝……（大聲）喂，你聽見沒有？

江 （一楞）不是說，素雯要唱戲嗎？

宗 啊，簡直是個傻瓜！

（前廳喧笑之聲）

（有一點醉意的大養茂吉少將，橋本清三大佐，楊桂丹，錢英嬌，鄭錦清等擁着薛素雯進來。大養清瘦陰狠，仁丹頰，軍服，橋本肥碩矮笨，戴眼鏡，落鬚腮，楊桂丹是土財主的

神氣，初入洋場，依然不脫村氣，這中間只有薛素雲走雞羣立鶴，素橘而華貴服裝，帶一點北方女兒的特性，長眉入鬢，秀髮披肩，一對惹人憐愛的眼睛，但在眼色眉間有意無意的帶着一抹傷感。

宗 （急趨大養）少將，您沒吃好吧？

大 （點頭爲禮，桂丹殷勤地獻烟）

橘 閣下的意思，說很好，謝謝您。

宗 不敢不敢。今天承少將閣下賞光，真是蓬壁生輝，希望閣下跟大佐多玩一會，我還預備了一點餘興。

橘 （把一雙眼睛睜着素雲）好好好，餘興，胡琴在這兒，素雲，唱起來吧，二六還是搖擺？再不，兩梆子也不錯，少將閣下也是個行家。（帶有酒意的興奮）

素 都可以，只有您喜歡，我會的。

橘 那，我喜歡，您不會的呢？

素 （抿嘴笑）我立刻跟我師傅學。

橘 好孩子，會講話，難怪有這麼多人疼你。

素 可是，素說，怎麼的，您這位琴師。

素 琴師，他得罪了您？有什麼不到的地方，看我份上，多包涵點。

宗 倒不是這意思，他的嘴老是在動。這爲什麼？

橋 抽風？

江 （依然口中唸唸有詞，眼珠直着不動）

玉 （端詳着他，低頭）

素 （淡淡地一笑）這是他的毛病，老愛這麼自言自語的，反正不出什麼聲音，也就不理會他

，橋本先生，你說是嗎？

橋 對，對，一點不錯。

宗 可是，我總覺得不順眼，（好像講給旁人聽似的）有時候，我覺得不出聲音的比出聲音的更可惡，更可怕。

素 （倩笑）怕嗎？怕他什麼，其實，他的心地是很好的。

宗 可是心地的好壞在外面看不出呀！

素 要是宗委員覺得不順眼，叫他回去好不好？

橋 叫他回去，誰說，你還要唱呢。

素 （若干嬌態）我今天喝了酒，嗓子不好，就不唱吧。

楊 那兒話那兒話，……難得有這麼一個機會，一定要「飽耳福才對」……

犬 (抽着烟) Keredo Ayashina (可是，有點怪)

橋 (迎合他的意思) 真有點怪，素素，他老講些什麼？

素 嗯？沒有什麼意思，大概受了刺激的原故吧。

楊 我來聽一聽。(走近他)

橋 聽見了沒有？

楊 (惶恐) 聽見了，他說，……(隨口胡說) 下雨了，水漲了，早稻快熟了，青蛙在叫，閤

閤閤閤……少將閣下真好，大東亞的救星……

橋 當真？

江 (忽然發出聲音) 一點也不是這個意思。

橋 嘿，一點也不是這個意思。(掠了衆人一眼)

(楊懷寧……餘人笑)

(隣室爵士樂聲)

(阿珍上)

珍 太太說，跳舞會預備好了，請各位老爺到大廳上去跳舞：

大 (興致勃勃) 好，跳舞…… (手一揮)

橋 跳舞去！請各位小姐，…… (大踏步下)

楊 (恭敬地) 請。

玉 (稍稍落在後邊，對和錦濤並走着的素雲) 你的琴師拉得可真不錯……

素 是啊？

玉 我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他…… (下場，語調不可聞)

(衆客下場後)

宗 阿珍！把這人帶走，要壬申看住他，不准走動。

珍 (點頭，陪江二爺下)

宗 (對欲下場的楊) 桂丹。

楊 什麼事。你不去？

宗 跟你講幾句話……

楊 (好像不聽會他的話似的) 喂，老表，你看我今天講的話，沒有出漏子吧。跟日本人打交道，真是……

宗 沒有？你要隨時記得，你是東亞建築公司的總經理，講話的時候要留個分寸，瞧你的，方

才學青蛙叫，這還成什麼體統？

楊

（嘻皮笑臉）咳，酒席筵間，少不得有一點餘興，對口相聲，我的本領實在不錯。

宗

（攔住他）別講瘋話，我把你從游擊隊的包圍裏救出來，不是因為你會對口相聲，學青蛙叫，爲的是我有許多地方，不好出面，要用你來做個招牌，要是你在這麼蠢頭蠢腦，（噁

他一眼）對不起，我就得另請高明。

楊

誰說不依呀，你要我裝富翁，我裝，你要我當經理，我當，你太太盤問你的時候，我替你圓謊，日本人生氣，我替你逗樂子，這還要我怎麼？

宗

別扯得太遠，現在把工程包了下來，眼見得有一筆大錢可賺，問題是在要拉鄭玉馨參加，她是個有名的富孀，她丈夫當做沙遜洋行的買辦，手邊最少也有這麼幾千萬……

楊

你打算——

宗

我打算？（重重的，教訓口吻）我們打算，你也在裏面，

楊

好好，我也在裏面，你說，你的意見……

宗

第一着當然是勸誘，要她好好的拿出錢來……

楊

不行的話！……

宗

那就得棘手一點，給她安上一個一個很容易的罪名。

楊 罪名，什麼罪？

宗 她丈夫生前，當過沙遜爵士的買辦，跟英國人很有來往，前個時候我看見過一份情報，說她還替外國仔騰寄遞食品，……所以要加以罪名的話，當然是外國間諜。

楊 可以這麼辦嗎？咳，老兄，何必欺負一個女人。

宗 欺負一個女人？

（突如，金寶鈴虎視眈眈，站在門口）

寶 又是女人，女人，誰打算欺負女人？

楊 （陪笑）沒有的話，表嫂，咱們在談公事。

寶 （嗤之以鼻）哼，你們談的儘是關於女人的公事。瞧阿珍沒有？

宗 有什麼事嗎？找她。

寶 死東西，不曉得又跑到什麼地方去搗鬼了！

宗 問你呀，什麼事？

寶 今天剩的飯，足夠咱們全家吃三天，要是不告訴他留，說不定一頓就吃下去，這年代，買不到米，娘姨的肚子都是鬆緊帶做的，剩一碗，一碗光，剩兩碗，兩碗光，剩一鍋，一鍋也是光，多了不說飽，少了不說餓，真是見鬼！